

蕪湖盲校校長席蔚菁： 冀他們能有尊嚴地生活 更擁有創造幸福的能力

▼父親去世後，席蔚菁接手繼續辦盲校。
圖為席蔚菁在學校為盲生上課。 資料圖片



多渠道籌資 堅持免學費

蕪湖盲人學校建校42年來，從最初的四五個學生，到如今在校盲生200多人，一直堅持免收學費制度。席蔚菁介紹，父親在世時，學生的伙食費、住宿費等都全免，費用靠父親診所支持，父親去世後，她最初靠着出租父親留下的房產，以及妹妹在國外讀書的獎學金維持，現在，盲校則有了多渠道收入來源。

在席蔚菁的積極申辦下，蕪湖盲校已是「國家級盲人醫療按摩規範化實訓基地」、「國家級盲人醫療按摩師繼續教育基地」。學校還開設了各類面向社會的殘疾人培訓課程，通過承接地方各級政府組織的殘疾人就業培訓活動，獲得經營收入。

「這麼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培養學校的『造血功能』，只有這樣，民辦學校才能真正發展下去。」

民辦盲校難辦 全國僅開兩間

席蔚菁坦言，作為民辦學校，經歷了先求生存再求發展的過程，盲教的辦學成本很高，人力、物力的投入是普通中小學的十倍，學校的盲生很多來自城鄉不富裕家庭，盲校無法像其他民辦學校那樣收費和盈利。這也是為什麼直到現在，全國也只有兩所民辦盲校。根據中國盲人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，我國現約有1,700萬盲人，而盲校數量卻遠遠不夠。席蔚菁希望相關政府部門和社會力量可以更加關注這一領域，讓這類學校享受一些津貼制度和扶持政策。

學生回校執教「任教意義更大」

在蕪湖市盲人學校展覽廳展示的優秀畢業生中，有受國務院表彰的全國自強模範；獲得國際殘運會等競賽30多塊金牌的體育健兒；解決上百名殘疾人就業的盲人企業以及全國各地的盲人協會主席等。

「此前，來自1994、1995、1996屆的38個學生，自發組織回到母校，看望老師，看望學校，大家來自全國各地，都過得很好，我特別開心。」

在蕪湖盲校擔任針灸推拿專業課教師的汝玉江，是該校1994屆學生，他不僅是安徽省第一個考入本科高校的盲生，也是安徽第一個拿到中級職稱，第一個拿到副高職稱的盲人醫生。

「我是不到16歲（時）後天失明，當時多方打聽知道蕪湖有所盲人學校，就來這學盲文，學針灸推拿。」汝玉江在針灸推拿方面積累了17年的臨床經驗後，在席蔚菁的邀請下，他去年回到母校任教。

「我一個人幹能治療幾個患者呢？如果我能帶出一批學生，就可以治療更多患者，相比之下，任教的意義更大。」

►學校以小班制開設了吉他、電子琴、架子鼓等各類興趣班。圖為席蔚菁在聽一名學生彈奏音樂。 資料圖片



►席蔚菁在圖書館裏整理新買的盲文讀物。 資料圖片

只教推拿出路窄 音樂天賦盼開發

席蔚菁是第九屆、十屆、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。她自豪地介紹，她曾提出讓更多殘疾人受教育的議案，當時正值國家發改委制定五年計劃時期，這份議案引起國家重視，後來在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》中提出，我國市（地）和30萬人口以上、殘疾兒童少年較多的縣（市）都要有一所特殊教育學校，加快助力和推動了整個國內特教事業的發展。

在席蔚菁看來，面對國內基數較大的殘疾人群體，簡單地給他們生活和學習上的資助只是基礎，更重要的是引導他們自強自立，讓殘疾人接受教育就是很好的方式。在這方面，深耕殘疾人特教事業多年的席蔚菁感觸很深，雖然現在政府和社會對殘疾人越來越重視，但在她看來，國內對殘疾人教育事業的支持還有很大的空間。例如一些盲人有音樂天賦，可以當鋼琴調琴師、歌手等職業，但現在盲人學校只具備教

推拿、按摩專業課的能力，限制了學生的發展空間。席蔚菁希望，下一步，盲人、乃至整個殘疾人的教育和就業的空間能夠得到更大的擴展。

昔備受歧視 今廣獲支持

多年來，席蔚菁見證着社會對盲人和盲人特教機構的不斷認可，以及盲人家庭對盲人受教育觀念的逐漸改變。之前，盲校每次搬遷的校址都是席蔚菁買下來的，因為那時社會對盲人是帶有歧視的，對於盲校也是排斥的。「學校的房子只有買下來我們才有根，才不會被別人趕走。」席蔚菁說，社會對盲校存在的態度最初是反對，後來接納，再到現在變得支持。

「剛辦盲校的時候，學校的女教師都找不到對象，現在則不同，聽說是盲校的老師，大家都會覺得這個人很有愛心。」

在安徽省蕪湖市，成立於1979年的蕪湖市盲人學校是新中國第一所民辦盲校，學校的創辦人是在任校長席蔚菁的父親席蠻僑。女承父志，席蔚菁一直奔走呼籲國家重視特殊教育，引導盲人接受教育，更通過不斷開展特教改革，培養出數千名優秀盲生。為盲生的終生幸福奠基，這是席蔚菁人生事業的目標。

這次採訪是從體驗「盲人」開始的。「不用擔心，前面沒有障礙，摸着牆往前走。」席蔚菁在前方引路。學校的黑暗體驗空間裏，香港文匯報記者蒙住雙眼，靠聲音和雙手的觸覺艱難前行着，對前方未知的不安全感不覺湧上心頭，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。盲人的生活，正常人很難感同身受，而辦一所民辦盲校，其中艱難，亦只有親歷者能體會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安徽蕪湖報道



●席蔚菁（中）多年前與盲校學生合影。

受訪者供圖

父母失明仍自強 創校之初難招生

1966年，席蔚菁出生在蕪湖市一個不普通的家庭，因為她的父母都是盲人。但在席蔚菁看來，父母卻是無所不能的。「父親會親手給我做玩具，母親能給我織各式漂亮的毛衣，父母把我和妹妹照顧得特別好。」席蔚菁的父親席蠻僑從小因病失明，但他跟着當中醫的爺爺學針灸推拿，靠着努力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盲人按摩醫生。記憶中的父親總是抓住一切學習的機會。上世紀七十年代，席蠻僑還克服重重困難，在席蔚菁的陪同下，到安徽中醫學院（現安徽中醫藥大學）開辦的全省骨科主任培訓班學習一年。

在那個年代，盲人普遍無法正常接受教育，沒什麼出路。正因如此，1979年，席蠻僑決定辦一所盲人按摩學校。「父親希望辦一所盲人的樂園，在這裏沒有歧視，盲人可以學文化，學專業，將來自食其力。」席蔚菁記得，那時盲人沒有上學的意識，辦學之初，他們到處打聽，哪家有盲人孩子，她就陪着父親一個一個接到學校。盲校不收任何費用，支出全靠席蠻僑的門診收入維持。那幾年，席蠻僑還積極傳播盲人按摩技術，並曾作為專家代表赴香港講學。

不忘父未竟之業 一肩扛建校之責

雖然從小到大，席蔚菁就像父親的拐杖一樣，但她從未想過有一天要接班盲校。1994年2月，席蠻僑在工作中突發腦溢血去世。「當時我整個人都懵了，就覺得天塌下來的感覺。」席蔚菁記得，那天夜裏，蕪湖下起了鵝毛大雪。原計劃與妹妹雙雙出國深造的她決定留下來，因為2月底盲校即將開學，除了她，沒人願意接手盲校。

「我完全是憑着對父親的感情，如果盲校不存在了，我感覺對不起父親。」席蔚菁回憶，開學那天，她剪短了留了多年的長髮，不斷給自己打氣，要面帶微笑迎接老師和40多位學生。「我不能讓師生覺得老校長不在了，這個學校就沒前途了。」那段時間，孤單、無助，下班後的席蔚菁時常抱着父親的遺像痛哭。

內心的困難尚未跨越，現實的困難便一件接着一件。小到學校裝電話、通自來水，大到與教育局打交道、買地建學校等，都要她解決。最難的要數學校的兩次搬遷，席蔚菁將其比喻為兩次創業。1996年，告別位於居民區的四合院，席蔚菁買下蕪湖九華山路小學地塊，盲校總算有了學校的樣子。2012年10月，學生增加到200多人，容納不下，盲校就搬到了如今的新校區。新校區地塊雖是政府劃撥土地，但徵地、拆遷、學校規劃與建設等，都是席蔚菁一個一個談下來的，建校的4年裏，她幾乎從未睡過整覺。

「新學校建好，我打掃衛生的時候，就像做夢一樣。」看着根據盲生需求設計的教學樓、實訓樓、食堂綜合樓等，席蔚菁感嘆，經過從創校到搬進新校區33年的努力，辦學條件總算得到了根本性改善。

重培養業餘興趣 師生組搖滾樂隊

相比硬件設施，席蔚菁一直更注重學校軟實力的提升。最初盲人相關教材不完善，學校就結合實際自己總結，還參與編寫了全國盲人按摩中專統編教材。現在，蕪湖盲校包含盲童義務教育、盲人中等職業教育，並積極申辦高等職業教育。蕪湖盲校還被教育部、民政部、中國殘聯聯合評選為「全國特殊教育先進單位」。這裏的盲人中專畢業生均供不應求，就業率達到100%。

除了過硬的專業課，學校也注重對盲生綜合素質的培養。「我希望我們的學生將來不僅能有尊嚴地生活，更擁有創造幸福的能力。」自1995年起，學校就每天帶領盲生進行體育鍛煉，培養學生在跳繩、游泳、跑步等方面的愛好，同時，學校還以小班制開設了吉他、電子琴、架子鼓等各類興趣班，極大豐富了學生的生活。由學校師生組建的「黑眼睛」盲人搖滾樂隊更是廣受好評。會取這個名字，是盲校的一名周老師當時受到顧城的詩啟發——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」。盲人們雖有「黑色的眼睛」，卻仍能「用它尋找光明」。

畢業於蕪湖盲校，現在是盲校老師也是「黑眼睛」樂隊主唱的朱鴻偉介紹，他很感謝音樂，因為這是很好的宣洩情緒的方式，學校也希望把這些興趣的種子播撒在學生心中，陪伴他們的一生。

▼自1995年起，學校就每天讓盲生進行體育鍛煉。圖為席蔚菁（右一）和學生一起跳繩。 資料圖片

